

人·生·漫·品



再见，好时光

苏善生 著

ZHAOJIAN HAOSHIGUANG

曾经有那么一天
少时的遇见走散在世界边缘
听你爱见你恋
多少年一直不见
直到我们已经苍老如茧
我坐在海的一边
望着遥远的海平线
弹奏你我的初见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013068339人

·
生
·
漫
·
品

1267
2384



好再见
时光

苏善生 著



北航

C167599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1267
238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再见, 好时光 / 苏善生著. —北京: 中国出版社, 2013.3
(人生漫品系列 / 陈晓辉, 一路开花主编)

ISBN 978-7-5087-4330-1

I. ①再… II. ①苏…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28232号

书 名: 再见, 好时光
主 编: 陈晓辉 一路开花
著 者: 苏善生
策 划: 侯 钰
责任编辑: 薛丽仙

出版发行: 中国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33号
编辑部电话: 010-66080360
邮购部: 010-66061078
销售部: 010-66080300 / 66085300 传真: 010-66051713
010-66083600 / 66080880 010-66080880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优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45mm × 210mm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5.00元



人·生·漫·品系列

编委会



主 编

陈晓辉 一路开花

编 委

成小晟 冠 豸 兰小界 梅 寒 苏善生

沈岳明 王 颀 许冬林 杨 晔

策 划

侯 钰

CONTENTS | 目录

第一辑 当爱已成往事..... 1

最好的时光之春和篇 2

再见普罗旺斯的小雅 19

所有的阳光明媚都是梦 52

穿上继续流浪的鞋..... 59

错位的黑白影像 69

风情兜肚,刹那爱情 79

灰色记忆 87

回归 92

靠不住的漠河 103

第二辑 没有人会一直等着你 109

南方的情人的北方..... 110

中了Givenchy (纪梵希) 的毒 114

千年雪 116

刹那雪乱 129

我一直跑,就能天亮 141

如果让我晚点遇见你 148

盛开	154
我一直站在被你伤害的地方	162

第三辑 再不去爱就要忘记了	171

楼上那个女人	172
蔓延的天空有朵云	178
礼物	189
你是我的危险关系	199
阿树,你知道蝴蝶吗	205
谁诅咒了谁的幸福	210
所谓爱情,谁嘲笑了谁	217
亲爱的,我也不想这样	227
再见,好时光	233
此心安处是吾乡	242
天使在人间	250



当爱已成往事

最好的时光之春和篇

再见普罗旺斯的小雅

所有的阳光明媚都是梦

穿上继续流浪的鞋

错位的黑白影像

风情兜肚，刹那爱情

灰色记忆

回归

靠不住的漠河



最好的时光之春和篇

春和回到费城时，桃林还在，古桥还在，护城河还在，连初夏时浓烈盛开的那一岸蔷薇花也还在。

红旗纺织厂家属院只有两座老式的红砖楼房，低矮阴暗的楼梯口，绿色的木制门窗，外观和县城中小企业的职工家属院大体一样。19岁之前的宋春和一直生活在这里，从出生到离开，离开之后就一直没有回来，这一去就是十多年，当年热闹兴隆的纺织厂早已破产，之后被私人收购成了一家服装加工厂，家属院在考虑到一批老员工的居住问题上被保留下来，如今楼房破败下来，周围蹿起了许多大厦。这个被红砖围起，一侧是幼儿园，一侧是湖心公园的职工家属院逐渐被人遗忘，倒是无意间成了闹市中最静谧的地方。

许多人都忘记了这个，来过的和不曾来过的。

春和只是在到了费城后，下意识地走到这里来看看。这里实在有太多的东西留给她。可是等真正进了院子，才知道自己错了。一切都陌生了，春日里白花飘扬的老槐树不见了，荡平后成了停车场。院门口两侧的葡萄架不见了，盖成了两排储藏室。方形混凝土铺就的天井换成了灰褐色的水泥地面。院子还在，不过偶尔遇见的居民却都不认识。很多当年和父亲一起的职工大多搬迁出去，这里居住的很多都是退休员工的子女，或者迟暮的老人。她爬上自己家的六楼，听见里面有犬吠声和娃娃的哭喊，想起自己也是曾在这里哭着长大的，她就不再想进去了，毅然转身下楼。

春和离开院子时，在家属院门口的墙上却看到了小澜。小澜是长河养的一只猫。纯白色波斯猫，天生一对红蓝色的鸳鸯眼。但是随之便明白这只猫不可能是小澜，已经十多年过去了，连该在的人都不在了，小澜的寿命再长久，也活不到现在。虽然那时候春和经常说小澜是长寿的命。春和朝着猫挥手，她只是做出了之前经常做过的手势，右手举起放在耳侧，并着的手指弯曲再竖起，连续两次。那是和小澜的暗号：来，来。

春和暗自一笑，那只猫却领悟到了似的，“嗖”地蹿下来落到春和的脚边。头仰着，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春和，它竟然也是鸳鸯眼，一红一蓝。春和试着朝前走了几步，猫果然也跟着走。春和冒出一个很孩子气的想法，这是不是就是小澜，说不定它真的是长寿命呢。

猫跟着春和走出了巷子，春和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她跺脚想吓走它，它反而上来舔春和的鞋子。春和把它抱起来放到门口，匆匆跑走，它也跟着跑。最后来回了三四次，实在是没有办法，只好送到保安室里，里面只有一个六十多岁的大爷，春和说了来意，大爷却说：这猫不是这院里的啊，别说一只猫，就是一只蚂蚁我也认得。春和

想起这个人来，记得父亲有一次很晚回家，头上缠了纱布，还在冒着血水。听见和母亲说是和厂子里的保安主任因为一句话打了起来。那个保安就是他了，春和认得。春和很想问问他，那你记得我吗？想了想还是没有开口。春和这些年越来越不喜欢说话，不是在一些人面前，而是所有的人面前，她都不大说话。她说了句打扰，抱着猫走开了。

她是要去费城人民医院的，其实这么远跑来，也就是为了去医院看一个人。费城只有两家医院，一个是人民医院，一个是当地驻扎部队的专属医院。春和抱着猫，上了一辆出租车，她抚摸着猫的脊背，它温顺地趴伏在春和的怀里，竟然睡了。

春和把手放在猫的头上，嘴里喃喃地喊着：小澜，小澜。猫睁开眼睛斜着看了一眼春和，又慵懒地闭上了。春和背上窜起一股寒意，这难道真的是小澜吗？

人民医院在北城，和火车站挨着。费城是一个很小的县城，一条河从县城中心东西穿过，就有了南城和北城的说法，出租车驶过那条河，走的就是那古桥。桥是宋朝就有的，很有名的石拱桥，三个拱跨越近百米的河面。桥完全由石条砌成，春和记得经常有考古队过来研究，也有些外地青年男女专门不远千里来拍摄。可是在春和眼里这古桥实在是普通得很。过了桥第一个十字路口左拐几十米路北就是人民医院。十多年前春和经常来这里，因为外婆身体不好，间歇性老年肠胃病，一年住好几次院，每次都是在这里，春和总是主动过来陪外婆。有时候就和外婆挤着过夜。外婆的手很粗糙，抚摸在春和的胳膊上有痒痒的感觉。春和看了看小澜，想就是这样子吧。医院已经变化了，重新盖起了一座主楼，有十多层高。之前就是一个三层楼，周围几排平房。

她抱着小澜，进了医院，顺着指示牌走。要去的地方在主楼的地下，从侧边的一个入口下去，坐电梯到B2层。已经七月了，地下依旧阴冷得很，春和只穿了短袖，不禁抱起了手臂。她在接待处咨询后签字登记。有戴着口罩的护士走过来，问了句：是D102的家属吗？这边来。

春和点点头，跟在那个人的后面。进入一条长长的走廊，顶上是晃眼的白炽灯。春和感觉这就是一条生生死死的路，生和死在这里成为最明显的状态，生者与死者的会晤必然要经过一条让人眩晕的路途。犹如婴儿从子宫内的艰难滑出。

着眼处全是白色，门窗、桌椅、办公柜、墙面、地面。护士推开一扇门，春和第一次看到整面墙的抽屉，银白色金属的抽屉。每一个里面停留着一个躯体，或者说是亡灵。

护士走到一处停下来，用力拉出金属抽屉。春和听到了滑道的声响，心跟着疼起来，在后面踌躇不前。护士不耐烦地问，你要不要看？

春和点点头走过去，先是闭了眼，停顿几秒狠狠心睁开来。她还没有看清楚里面的那个人，怀里的小澜突然动了起来，跟着“噉”的一声尖叫。春和被吓了一跳。赶紧用手掌来回抚摩小澜的脊背，总算让它安静了下来。

她探下头，很仔细地看，像观摩一件古老的艺术品。

是他。

二

马塞-马拉野生动物园位于内罗毕以西一百五十公里与坦桑尼亚的交界处，是非洲最大和动物最多的野生动物园之一。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着几百万种生命，大到犀牛、河马、大象、鳄鱼、狮子、猎豹。小到空中飞翔的犀鸟，草丛中爬行的红头蚁。它们一直良性循环着生生不息，而因人类的森林砍伐，利欲的金钱吞噬，将改变这样和了几百万年的世界。违法捕猎者总是结盟成队出现，甘愿付出生命代价来换取高价的象牙或者兽皮。政府的系列打击永远无法彻底消灭这类的危害。

因为人性之贪婪是最为原始与强大的源头。

每年九十月间，动物园内上百万的动物会大迁徙，场面壮观，游客纷至沓来，与此同时，也总是可以遇到在迁移途中丢失的小兽，大多是刚刚出生，无力奔走，母亲用嘴叼住，无意地落了下来。之后，它只能在草丛中等待死亡的来临。也有的则是母亲被捕杀，自己侥幸逃亡。却在面对巍峨自然之时，缺乏兽类的警觉，危险重重，能成长下去的概率十分渺茫。

那日，罗冬辰提着酒瓶进来后瘫坐在春和的脚下。

他开始说已经在春和面前说过无数遍的话：许长河因病保释出来了，我去接的。在水姨家喝酒的时候曾无意地问起你，也只是问了一句，就是想知道你如今过得好不好。春和，我们后来都喝醉了，于是去了那片桃花林。今年的桃花还是没有开，不知是那里的春天越来越迟，还是因为真的如诅咒般将沉睡千年。那是很久之前，我们说

好的事，春和，你可还记得？

这是在十五年后，有人在宋春和面前再次提到那个人。

这一年，宋春和已经三十二岁，在女人眼中属于过了许诺的年龄。况且，她不记得的、记得的都被非洲这片广袤的原野洗刷干净了。

她依旧轻易地回答：不记得。

往往到这个时候，谈话结束。冬辰离开。然而这次却没有，罗冬辰一口气喝下剩余的小半瓶白酒，把瓶子摔了出去，他扯着嗓子喊道：你怎么不记得？你应该回去。

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下来：春和，回去吧，和我一起回去好不好？

春和，回去好不好？多深的怨恨，多久的丑事，这十五年的放逐，早已足够。

她转过身子，在旁边的储物柜里翻出软胶奶瓶，拧开奶粉罐子，舀了两勺进去，再倒了热水，晃了几下。抱起幼狮开始喂食。这个幼狮是昨天动物保护基地的巡逻人员发现的，遇见的时候它已经连带冻脑袋贴在了地上，眼皮耷下去，连呻吟的力气都没有了。唯一活着的迹象就是身体的余温。这里的春天，到了晚上温度急速下降，一些被母亲遗弃的小兽便将如此轻易地死去。春和就是从事这样的一种工作，照顾被遗弃的或者因故失去母亲的小兽。这些孱弱的生命对人类尚未存有敬畏之心，于人的怀抱从容温和，驯服且渐知人情温暖。之前，春和与他人一样以为，兽类是具有攻击性且低智商的生命，而到这儿三年之后，她才感觉人的无知与劣性远远超出了过去的想象。

春和给幼狮单独起了名字，简单的一个字：念。动物园的编号是L091001。

她抚摸幼狮浅黄的绒毛，把奶嘴塞进嘴里，它的口腔内还未有牙齿长出，湿热温软的舌头用力地开始舔吸。她不理睬身边醉酒的他，而是一遍又一遍喊着这个新起的名字：念，念，念。

罗冬辰站起来，嘴巴张开复又合上，转身走了几步，再回头看一眼春和。春和依旧不顾，只是专心地喂着幼狮。他只好再次走开。

春和是铁了心的，恍然间，十几年，转遍大半个地球，唯独觉得这里好。因地域的广阔，带来人心灵的解脱。她不回去，那个人出来了也好，桃花依旧不开也好，这些都打动不了她，她的心早就死了，死在了1996年的夏天。她轻轻放下幼狮，走出木板房，如今正是落日的时间，看见罗冬辰晃着高大却早早弯下的身躯走在莽莽原野之上，夕阳在他的背后落下瘦长且单薄的孤影。她还是忍不住喊了一声。

她喊：冬辰。

罗冬辰站住，回头看她。等着她开口，等着她回心转意。

她也只是吐出三个字：对不起。便已经泣不成声。

罗冬辰终于明白，自己还是输了。

他说，春和，你回去吧。我走了，我今晚搭车去肯尼亚就飞回去了。

他无力地走去，手臂扬起，左右挥动着。他也不看她了，只是摆手。

有生之年，与你相见。任风吹，雨打，日晒，都不怨。一些话，十几年后再想起来，只觉得傻。那时候却觉得这是天底下最美的告白。

三

他去之前，就应该知道，自己是不会说动她的。他给她三天的时间来做一个选择，其实是给自己三天的时间，用来告诉自己一败涂地。

如果不是他的死，不知道还有什么理由能让春和回家。

于是，冬辰，你便选择了死吗？

春和抱着那只神似小澜的波斯猫，站在费城医院地下二层的太平间，面前的冬辰躺在冰冷的金属盒里。如果生命屈指可数，是不是就是你的转身离开，从此便是阴阳的生死相隔。假设人生真的可以重置，是不是我答应跟你回去，你就能鲜活地站在我的面前。冬辰，你何苦如此来劝说我，三万里的奔波不够，十五年的等待不够，你使用结束三十五年生命的方式，这方式，太直接，太简单，你可曾想过让我如何来承担。

她伸出手，落在他的脸上，刺骨的凉。头上的伤口已经缝合了，巴掌大的一个口子，从左眼延伸到后脑勺。她在来之前，已经得知他的死因，致命伤就是头上的这道口子。救护车赶到的时候，下着大雨，冬辰的脑颅被砍开，血液与脑浆混合着雨水淌了一地，缓缓地流开，围绕着冬辰的身体成了一条河。警察赶到的时候，冬辰手里还紧握着手机，手机依旧开着，拨出的最后一个电话，就是宋春和。

春和依然记得，那天傍晚在草原上坐着的时候，接到冬辰的电话。落日时的非洲是最美的时候，无垠的原野上，夕阳大得惊人。她就那么坐着，什么也不想，脑子里空空的。他在电话里说：春和，我找

到了。

他又说，春和，我要死了，我死了，你就能回来了吧。春和，我们走不了的，不管多远，不管多久，我们都得回来，回费城。

他用尽了最后的力气，在脑浆和血液喷射的状态中，他拨出她的电话，最后一次劝说她回家。春和无法想象一个失去脑浆的人如何能清醒地拨出她的号码，一个全身的血液失去了三分之二的人，如何有力气地说出那些话。他做到了，用所有人无法想象的力气，只是想让她回家，看一看那个出狱的他。

那个他叫长河。

而冬辰所做的这一切，也是为了他。冬辰这一生，唯一敬佩的人是他，于是愿意为了他，做任何事，包括死。当所有人都离开费城的时候，只有他留守在这个小城，他等着他出狱，哪怕判的是无期。他等着一切总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哪怕用生命来交换。

他做到了，他在死的最后一刻，告诉了春和真相。关于十五年前的所有真相。剩下的，他没有完成的，需要春和来做。只要春和能回来，其实做与不做也并不重要了。

春和脑子里乱哄哄的，她不忍再看。不忍再看冬辰身上的七十多道伤口，他是被人砍了七十多刀，最后一刀砍在了脑颅上，然后才倒下的。他一直跑，在刀林和人群中，那些刀一下一下地砍在身上，毫无感觉，他只想跑出去，告诉春和，他找到了。刀刀入骨，于是身上的骨头被砍断了三十七根，刀刀溅血，于是血液近乎流光。

这是2011年的3月3日，黎明将至，春光乍泻。在费城街头，那个男子浑身血污地匍匐在大雨中，爬行，手中紧握着电话，电话的那端是三万公里外的非洲肯尼亚马赛-马拉。

罗冬辰，三十五年的恩怨情仇，三十五年的爱恨悲欢，至此宣告

结束。

宋春和离开医院，她站在街头上，有一度迷失。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去见那个人吗？不见。那么去哪里？人总是在很多年后站在长大的地方，却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所有熟悉的街道都与你无声道了再见。所有相识的人都已远去再也不见。

四

水姨老了。

春和差点儿没有认出来，其实水姨也不过刚刚过了四十岁，怎么就这么老了呢？

春和站在水姨的家门口，县高中的家属楼破旧不堪，春和这些年对中国的教育痛恨不已，特别是走过西北许多山区的时候，那些操劳一辈子困顿一生的民办教师，到终了一无所有，一贫如洗，还没有一个名分。其实他们的要求很简单，简单到这个国家没有了丝毫感觉，任其自力更生，任其以一种奉献精神灭亡。水姨也是民办教师，却幸运得多，如今分到了房子，拿到了正式教师的资格证书。只不过，房子是80年代的建筑，红砖筒子楼，只有四十平方米。而这一年的水姨也过了人生最美好的阶段。水姨从来没有埋怨过什么，她最常说的话就是，路都是自己选的，没得抱怨。

她说，春和，人就是一条路，一笔一画就是总要走向两条路，你总要去选择，有的对有的错，其实对的错的都不要紧。路都是自己选的，没得抱怨。